

孟子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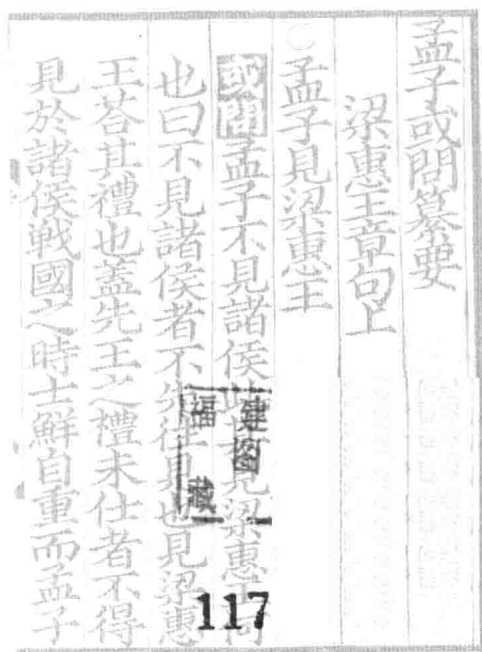
之破译

程群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子逻辑之破译

程群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孟子逻辑之破译/程群林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325 - 5694 - 6

I. ①孟… II. ①程… III. ①儒家②孟子—研究
IV. ①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574 号

孟子逻辑之破译

程群林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300,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5 - 5694 - 6

B · 706 定价: 42.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目 录

导言:《孟子》与既济【䷾】卦关系的发现破译及其意义	1
第一篇 既济【䷾】“初九”与《孟子·梁惠王》	14
一、《梁惠王上》对“初九”爻辞“曳其轮”的演绎	14
二、《梁惠王下》第一至六章对“初九”爻辞“濡其尾,无咎”的 演绎	23
三、《梁惠王下》第七至十六章对“初九”《象传》“义无咎也”的 演绎	33
第二篇 既济【䷾】“六二”与《孟子·公孙丑》	46
一、《公孙丑上》第一章对“六二”爻辞“妇丧其茀”的演绎	46
二、《公孙丑上》第二章对“六二”爻辞“勿逐”的演绎	48
三、《公孙丑上》第二章(何谓知言)对“六二”爻辞“七日得”及 其《象传》“以中道”的演绎	50
四、《公孙丑上》第三至九章及《公孙丑下》十四章对既济“六 二”“妇丧其茀”(除去“初九”)后十五卦卦辞、《彖传》《象 传》及“初六”爻辞及其《象传》的演绎	52
第三篇 既济【䷾】“九三”与《孟子·滕文公》	80
一、《滕文公上》第一至三章对“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的演绎	80
二、《滕文公上》第四章至《滕文公下》第十章对“九三”爻辞“小 人勿用”的演绎	84
第四篇 既济【䷾】“六四”与《孟子·离娄》	100
一、《离娄上》二十八章对“六四”爻辞“繻有衣袽,终日戒”的 演绎	100

二、《离娄下》三十三章对“六四”《象传》“终日戒,有所疑也”的演绎	117
第五篇 既济【䷾】“九五”与《孟子·万章》	134
一、《万章上》九章对“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的演绎	134
二、《万章下》九章对“九五”《象传》“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的演绎	144
第六篇 既济【䷾】“上六”与《孟子·告子》	156
一、《告子上》第一至十九章对“上六”爻辞“濡其首,厉”的演绎	156
二、《告子上》第二十章至“告子下”第十六章对“上六”《象传》“濡其首,厉,何可久也”的演绎	173
第七篇 《孟子·尽心》对既济【䷾】经文的演绎	190
一、《尽心上》第一章对既济卦辞的演绎	190
二、《尽心上》第二、第三章对既济《象传》的演绎	191
三、《尽心上》第四、第五章对既济三阳爻与三阴爻的演绎	193
四、《尽心上》第六章至第十二章对既济六爻的演绎	195
五、《尽心上》第十三章至第十八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198
六、《尽心上》第十九、第二十章对既济三阴爻与三阳爻的再演绎	203
七、《尽心上》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05
八、《尽心上》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二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09
九、《尽心上》第三十三章至第三十八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12
十、《尽心上》第三十九章至第四十四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17
十一、《尽心上》第四十五章至“尽心下”第五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21

十二、《尽心下》第六章至第十一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25
十三、《尽心下》第十二章至第十七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28
十四、《尽心下》第十八章至第二十三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32
十五、《尽心下》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九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36
十六、《尽心下》第三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对既济六爻的再演绎	240
十七、《尽心下》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章对既济《象传》“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的演绎	244
 附录一 《孟子》演绎既济【䷾】一卦所涉三十卦经文	247
一、《梁惠王》演绎“初九”所涉十五卦经文	247
二、《公孙丑》演绎“六二”所涉十五卦经文	256
 附录二 《尽心》篇章次重编	266
一、《尽心上》第一章对既济卦辞的演绎	266
二、《尽心上》第二、第三章对既济《彖传》的演绎	266
三、《尽心上》第四、第五章对既济三阳爻与三阴爻的演绎	266
四、《尽心上》第十九、第二十章对既济三阴爻与三阳爻的再演绎	267
五、《尽心下》第三十七章、第三十八章对既济《象传》“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的演绎	267
六、《尽心》篇对“初九”爻的演绎	268
七、《尽心》篇对“六二”爻的演绎	270
八、《尽心》篇对“九三”爻的演绎	271
九、《尽心》篇对“六四”爻的演绎	272
十、《尽心》篇对“九五”爻的演绎	273
十一、《尽心》篇对“上六”爻的演绎	274
 后记	276

导言：《孟子》与既济【䷾】卦关系的发现破译 及其意义

—

我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前后相续有十余年。其间确有不得其要、难得其乐的烦恼与困惑，为此也曾转而读《易》、学佛、写诗、悟道，修持相辅，渐有悟入。终于有一天（大约在2002年），我发现《大学》、《中庸》“经文”（第一章）完全是对乾【䷀】坤【䷁】两卦的一种演绎，其演绎情况如下：

（一）《大学》“经文”对乾【䷀】卦基本原理的演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坎水【䷜】），在亲民（离火【䷝】），在止于至善（未济【䷿】）。知止而后有定（艮山【䷳】），定而后能静（震雷【䷲】），静而后能安（兑泽【䷹】），安而后能虑（巽风【䷸】），虑而后能得（既济【䷾】）。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过渡性、总结性话语）。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未济【䷿】）；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巽风【䷸】）；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兑泽【䷹】）；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震雷【䷲】）；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艮山【䷳】）；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离火【䷝】）。致知在格物（坎水【䷜】）。

物格（坎水【䷜】）而后知至（离火【䷝】），知至而后意诚（艮山【䷳】），意诚而后心正（震雷【䷲】），心正而后身修（兑泽【䷹】），身修而后家齐（巽风【䷸】），家齐而后国治（未济【䷿】），国治而后天下平（既济【䷾】）。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过渡性、总结性话语)。

(二)《中庸》“经文”对坤【䷁】卦基本原理的演绎

天命之谓性(巽风【䷸】),率性之谓道(兑泽【䷹】),修道之谓教(震雷【䷲】)。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过渡性、总结性话语)。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艮山【䷳】)。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离火【䷝】);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坎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过渡性话语)致中和,天地位焉(既济【䷾】),万物育焉(未济【䷿】)。

我是在一种压抑的激动与狂喜中开始我的“思想考古”的,整个工作是按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首先,直接从《大学》、《中庸》与乾【䷀】坤【䷁】两卦有关文本资料入手进行“考证”,看其意义、意象是否符合,看其能否整合统一,符合逻辑。第二,假设《大学》、《中庸》确实是对乾【䷀】坤【䷁】两卦基本原理的演绎,那么,这一发现能说明和解决哪些儒学和易学上的理论问题?这是检验这一发现的一种“逆运算”。按照这一思路,我循序渐进地作了一系列的考证验证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发现与突破。这一发现与破译成果已形成《儒学原理——对〈大学〉〈中庸〉与乾坤两卦关系的发现与破译》一书,2005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因为是自费,仅印1000册,只寄给了国内一家权威杂志的两位权威专家,可惜如泥牛入海无消息。因为工作太忙,我也没有再去找人推介这一发现。

但对这本书的价值我一点也不怀疑。我在此书的扉页郑重写道:“我越来越倾向于将我对《大学》《中庸》与乾坤两卦关系的发现与破译定位于一项重大考古学成果。这项工作带给我许多的惊喜,解决了许多学术上的困惑,解开了许多易学和儒学之谜,还有许多的启迪,许多重大的有待开拓的课题……”其中,使我最为惊异的发现是乾【䷀】卦之终极是“治国”(未济【䷿】)、“平天下”(既济【䷾】);坤卦之终极是“天地位焉”(既济【䷾】)、“万物育焉”(未济【䷿】),这与我们从《周易》经文上看到的既、未两卦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象;受此启迪我因此论证和断定,既济【䷾】即“太极”;未济【䷿】即“无极”;我因此而断定:“四书”是一个以《周易》为逻辑结构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中,(1)《大学》、《中

庸》是对乾坤两卦基本原理的演绎，整个《周易》由乾坤而出，而整个儒家学说则由《大学》、《中庸》而立，由《大学》、《中庸》而建立起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2)《论语》、《孟子》是未济、既济两卦原理的演绎；未济、既济是《易》之终极本体，是无极与太极，而《论语》、《孟子》则是儒家哲学中的本体论、境界论，由此构成儒学理论雄伟庄严的理论境界。

当时，我还在该书中披露了我的计划：“目前，我计划先从‘四书’的破译开始，完成‘儒学三书’：一、儒学原理——对《大学》《中庸》与乾坤两卦关系的发现与破译；二、儒者境界——依未济、既济原理对《论语》《孟子》的理解；三、儒教体系——依据《儒学原理》与《儒者境界》对儒学思想史的梳理。”对《孟子》的破译工作正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二

对这个发现缘起的介绍，旨在提醒读者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本书的起因源于一项“思想考古”，出自一个理论上的假设，特别是对既济、未济两卦的发现启迪，直接引发我对《孟子》演绎既济【䷾】的假设与存疑。其二，本书采用的求证方法与破译思路与《儒学原理——对〈大学〉〈中庸〉与乾坤两卦关系的发现与破译》是相同的，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依据既济【䷾】经文，包括卦辞、彖传、象传、爻辞等，对照《孟子》原文，逐篇逐章地进行破译，看其是否成立。

这项工作进行得艰苦、细致但却也充满惊喜，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破译。结果表明：《孟子》七篇、二百六十章计三万四千言，确实是对既济【䷾】一卦经文的演绎，其演绎情况大略如下：

1. 既济【䷾】“初九”爻辞曰：“曳其轮，濡其尾，无咎。”其《象传》曰：“曳其轮，义无咎也。”《孟子》一书在《梁惠王》篇中分三部分对其进行了演绎：(1)《梁惠王上》七章演绎爻辞“曳其轮”。所谓“曳其轮”，字面理解是“向后拖曳其轮（不使猛行）”。在《孟子·梁惠王》中，“曳其轮”主要是将梁惠王的一些不正确的治国理念等，“拖曳”至一个正确的稳妥的地方，使其落实到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比如：曳至“仁义而已”，曳至“与民谐乐”，曳至“养生送死，不饥不寒”这一“王道之始”，曳至民生、民本等等，总之是要曳至孟子认为的王道之始，王道之本，这就是孟子强调的“反其本”，“曳其轮”在这里就是“反其本”。从《孟子·梁惠王》的演绎看，“曳其轮”有“止”义，类似乎佛教的“止观禅”中的“止”，

是“止于至善”之“止”。(2)《梁惠王下》第一至六章演绎爻辞“濡其尾，无咎”。所谓“濡其尾，无咎”，字面的理解是“沾湿了尾巴(小狐渡河的时候)，无有咎害”。在《孟子·梁惠王》中“濡其尾”主要是将梁惠王提出的“好乐”、“好大”(苑囿)、“好勇”、“好游”、“好色”、“好货”等“寡人”之“疾”作为“尾”，而“与民同之”、“与百姓同之”则是“濡其尾”，强调只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之”，“好乐”、“好大”、“好勇”、“好色”、“好货”等等都无妨害(无咎)，这与佛教的“以幻修幻”的作法相似，“濡其尾”有“观”义，或曰“濡其尾”即是“修观”。(3)《梁惠王下》第七至十六章演绎《象传》“义无咎也”。所谓“义无咎”，字面理解是“当然无有咎害”。在《孟子·梁惠王下》第七至十六章中，在几个重大的两难抉择中，比如“杀与不杀”、“取与不取”、“去与不去”、“诛与不诛”、“事齐事楚”、“守与不守”，其抉择原则就是“义无咎也”，就是要居仁由义，直道而行。这相当于佛教中的“禅”。另外，还有怎么看的问题，如是“弑”还是“诛”，是“天”还是“人”？其看问题的原则也是“义无咎也”；居仁由义，直道而行。从演绎情况看，“义无咎”的境界似乎是一种“禅”的境界。

2. 既济【䷾】“六二”爻辞曰：“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其《象传》曰：“七日得，以中道也。”《孟子》一书在《公孙丑》篇分四部分对其进行了演绎：(1)《公孙丑上》第一章演绎爻辞“妇丧其茀”。所谓“妇丧其茀”，字面理解是“妇人丧失车辆的蔽饰”。在《孟子·公孙丑》中，“妇”指“六二”，指“人臣”，“丧其茀”指的是实行仁政的蔽障的丧亡：“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2)《公孙丑上》第二章演绎爻辞“勿逐”。所谓“勿逐”，字面理解就是“不用追逐”。在《孟子·公孙丑》中，“勿逐”即是“勿助长”，“不动心”。(3)《公孙丑上》第二章(何谓知言)演绎爻辞“七日得”及其《象传》“以中道也”。“七日得”字面理解是“过不了七日必将失而复得”；“以中道也”，字面理解是“守持中正不偏之道”。在《孟子·公孙丑》中，孟子通过多位圣人的比较(“七日得”)而得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的结论，推出孔子的“中道”。(4)从《公孙丑上》第三章至《公孙丑下》十四章，孟子拿出了很大的篇幅对“既济”在“妇丧其茀”(除去“初九”爻)后十五个卦象进行演绎，这涉及到对既济【䷾】一卦的一种独特理解，我将在后边详细讨论。

3. 既济【䷾】“九三”爻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其《象传》曰：“三年克之，惫也。”《孟子》一书在《滕文公》篇中分两部分对其进行了演绎：(1)《滕文公上》第一至三章演绎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字面理解是“高宗伐鬼方，持续三年之久终于获得胜利”。在《孟子·滕文公》中，孟子引用《尚书》“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来形容对“邪说暴行”必须要下猛药才能“克之”；孟子借用滕世子几经反复推行“三年之丧”来演绎“三年克之”；孟子极力推荐夏、殷、周三代治国之法，三番比较，择善而荐之于滕世子，鼓励世子“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等等，都是“三年克之”原理的运用。(2)从《滕文公上》第四章开始至《滕文公下》孟子用了十一章的篇幅对爻辞“小人勿用”进行演绎。其中有对“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的批评；有对“墨者夷之”的批评；有对公孙衍、张仪等的批评；有对“杨朱墨翟”的抨击；也有对“廉士”陈仲子的批评等等。总之，是“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是对“小人之心”、“小人之言”、“小人之行”的批评，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小人勿用”；孟子“好辩”之名，“好辩”之因多见于此。

4. 既济【䷾】“六四”爻辞曰：“繻有衣袽，终日戒。”其《象传》曰：“终日戒，有所疑也。”《孟子》一书在“离娄”篇中分两部分对其进行了演绎：(1)“离娄上”二十八章演绎爻辞“繻有衣袽，终日戒”。“六四”爻辞“繻有衣袽，终日戒”字面理解是“华美的衣服(繻)将要变成敝衣破絮(衣袽)，应当整天戒备”。在《孟子·离娄》中，“美丽的衣服”(繻)主要指“仁心”、“仁政”、“王道”、“美德”、“礼仪”、“人伦”、“孝道”等等，如果不“终日”而“戒”，不始终保持这些“美丽的衣服”(繻)而让其敝败(衣袽)，就会“播其恶于众”，就会“丧无日矣”，就会“不得四海、不得社稷、不保四体”，就会“亡国败家”，就会“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2)“离娄下”三十三章演绎爻辞“终日戒，有所疑也”。在这里，有对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的质疑，对“声闻过情”的“无本”之水的质疑，对“有一妻一妾”的“良人”之疑，对“以善服人者”的质疑；有释疑之疑：如释“禹、稷、颜回同道”之疑，释“曾子、子思同道”之疑，释公都子匡章之疑；也有不用怀疑之疑，“前圣后圣，其揆日一也”，从正面告诉人们对圣贤之道不用怀疑。总之是对非圣贤之道则“有所疑也”，对圣贤之道则“无所疑”。

5. 既济【䷾】“九五”爻辞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其《象传》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孟子》一书在《万章》篇中分别对其进行了演绎。(1)《万章上》演绎爻

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此爻辞字面理解意思是：“东邻杀牛盛祭，不如西邻举行微薄的禴祭更能实受其福。”在《孟子·万章》中，拥有天下的权力、财富、美色等是“东邻”的“杀牛之祭”，而孝顺父母，“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是“西邻之禴祭”；惩罚报复想谋害自己的父母、兄弟是“东邻杀牛”，而“象喜亦喜，象忧亦忧”的宽恕是“西邻之禴祭”；“以割烹要汤”是“东邻杀牛”，而“以尧舜之道要汤”是“西邻之禴祭”。(2)《万章下》演绎《象传》“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在《孟子·万章》中，“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的“圣之时者”，正是“西邻之时也”，孟子的意思很明确，伯夷、伊尹、柳下惠与孔子比，都只是“东邻”之“杀牛”者，都不如孔子之“集大成”，都不如孔子之“圣之时者也”。而“实受其福，吉大来也”在《孟子·万章》中，主要是讨论爵位和俸禄制度，讨论如何对待尊者之“赐”，等等。

6. 既济【䷾】“上六”爻辞曰：“濡其首，厉。”《象传》曰：“濡其首，何可久也。”《孟子》一书在“告子”篇中分两个层次对其进行了演绎：(1)《告子上》十九章演绎爻辞“濡其首，厉”。此爻辞字面理解意思是：“(小狐渡河)沾湿了头部，有危险。”在《孟子·告子》中，“濡其首”有两层意思：一是“混淆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里，人性问题、仁义问题、良心问题、本性问题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是为“首”；“濡其首”，就是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混淆不清，特别是对人性问题，孟子不遗余力地进行批评和澄清。“濡其首”的第二层意思是方法上的“喻其首”，即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述解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舜麦之喻、牛山之木之喻、一暴十寒之喻、鱼与熊掌之喻、大体小体之喻、天爵人爵之喻、杯水车薪之喻、五谷菑稗之喻等等。(2)《告子下》十六章加上《告子上》一章演绎《象传》“濡其首，厉，何可久也”。在《孟子·告子》中孟子首先提出了尧舜圣贤之道“何可久也”的途径和办法，就是“必志于殽”、“必以规矩”。“必志于殽”是指要有目标，要不达目标不罢休；“必以规矩”就是达到目标要讲究办法，寻找正途；接着，孟子通过一系列的辩论企图从理论上解决“王道”、“仁政”、“仁义”等“何可久也”的问题。从破译情况看，《孟子》六篇对既济【䷾】六爻的演绎，条理十分清晰、顺序丝毫不乱。每一篇对爻辞及其《象传》的演绎顺序都是一一对应不乱的，这充分说明《孟子》一书是对既济【䷾】一卦的精心演绎。但是，《孟子》有七篇，既济【䷾】只有六

爻，《孟子》最后一篇《尽心》篇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

凭直觉，一开始我就断定《孟子》“尽心”篇是对既济【䷾】一卦的一个总论。但是，八十四章之多的篇章又如何“总论”既济【䷾】的呢？《孟子》前六篇演绎既济【䷾】六爻，都是严格按照经文顺序，顺着其原理直接演绎，我称之为“直译”，而且一句经文往往被多个章节反复演绎，比如《梁惠王》篇“六曳其轮”；“滕文公”十二次“小人勿用”；“离娄”有十多个“终日戒”。“尽心”篇不同，它演绎的方式含蓄隐晦得多，“尽心”篇八十四章中绝大多数采取的是一种“意译”，一种“反者道之用”的“反说”，比如《尽心上》第十六章对既济【䷾】“六四”爻辞及其《象传》的演绎：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一章是如何演绎“六四”爻辞“濡有衣袽，终日戒”及其《象传》“终日戒，有所疑也”的呢？“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这是对“濡有衣袽”的一种“反说”。“濡有衣袽”的意思是说“华丽的衣服（濡）会变得破败（衣袽）”，而此处则说，人，哪怕像舜这样的人，处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其生活方式和环境与深山之野人没有多大区别，极其艰辛、简陋，这“濡”本身就是破弊之“袽”。

“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舜与常人之不同，人之所以成为不同于常人的圣人，就在于他比常人更多依仁向善，更能“终日戒”——始终依据仁善不断砥砺自己，奋发兴起；更能从善如流，对“善言”、“善行”毫不怀疑（无所疑也）。这种沛然兴起，毫不怀疑，若决江河，趋仁向善的精神力量，就是对《象传》“有所疑也”的一种“反说”，是对“终日戒”的一种积极、正面的演绎。这种娴熟的技艺从何而来？把一段简陋的《周易》经文演绎得如此美丽而又不露痕迹，我只能用出神入化、尽顺绝逆来形容之。这种化境，不用心体悟实难发现其奥秘，而一旦发现则处处让人慧解心开，十分浹洽愉快！

突破这一点后，很快就顺利完成了对《尽心》篇的破译，并很快弄清

其演绎的结构次序。《尽心》篇八十四章,《尽心上》第一章是对既济【䷾】卦辞“亨小,利贞,初吉终乱”的演绎。第二、第三章是对《彖传》“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的演绎。第四、第五两章和第十九、第二十两章是对既济【䷾】三阳爻和三阴爻的演绎(论述)。《尽心下》第三十七章、三十八章是对《象传》“思患而豫防之”的演绎。其余诸章,则六章为一组,共十二组,分十二次分别对既济【䷾】六爻爻辞及其《象传》进行演绎。从这个演绎结构和顺序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其一,《尽心》篇先演绎卦辞、彖传,再演绎阴阳各爻,最后演绎大象传,这一顺序既符合《周易》本身逻辑,又使得其文章开头结尾很精彩,中间色彩斑斓。其二,《尽心》篇用十二组计七十二章的篇幅反复演绎既济【䷾】六爻,它为什么不集中十二章演绎一爻呢?可能是作者有意这样混淆以免让人发觉其衍《易》;更主要是依据六爻从“初”到“上”这样一个时间顺序,其演绎结果更合乎自然逻辑,也更富于流动变化。

《尽心》篇破译完成后,通过这个“总论”,可以为进一步验证《孟子》一书对既济【䷾】一卦的演绎提供一个参照系。比如,我们首先可以将《尽心》篇中对既济【䷾】六爻的十二组演绎(计十二章)专题汇编,既可看其意义是否统一,又可参考阅读,在附录中可以看出,其意象是大体统一的。比如,我们还可以将十二组对六爻的演绎分别编入《孟子》前六篇,既可看其意象是否成一,又可参考阅读。特别有意义的是《尽心上》第四、五章,分别是对既济三阳爻与三阴爻的演绎,我把它与前边各篇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第一篇	梁惠王	既济初九爻,万物皆备于我。
第二篇	公孙丑	既济六二爻,行之而不著焉。
第三篇	滕文公	既济九三爻,返身而诚,乐莫大焉。
第四篇	离娄	既济六四爻,习矣而不察焉。
第五篇	万章	既济九五爻,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第六篇	告子	既济上六爻,终身由之而不知道。

我们可以把《尽心上》第四、第五章,分别当作《孟子》前六篇的主题词,也可当作对既济六爻一个描述,去增强对《孟子》六篇和既济六爻的理解和把握。

四

《孟子》一书对既济【䷾】一卦的演绎中的一个最大的秘密就是既济一卦包含三十卦。这个秘密千百年来一直深深隐藏在《孟子·梁惠王》与《公孙丑》两篇中，让我们“终身由之而不知道”。

这一秘密先是从《公孙丑》篇发现的。凭直觉，我感到“六二”爻辞“妇丧其茀”于卦象上可作如下理解：“妇”即下卦离，离为女为妇；也指“六二”，“六二”阴处阴位，也是妇象；“茀”指“初九”，既济【䷾】一卦中的“初九”一阳。如同一道屏障，对“六二”有“蔽障”作用。“妇丧其茀”即既济一卦丧亡“初九”一阳爻。那么，除去“初九”爻，既济【䷾】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卦象【䷿】，在《周易》六十四卦中，与这个卦象相似的一共有十五卦，它们是：

师【䷆】、比【䷇】、萃【䷬】、坎【䷜】、升【䷭】、小过【䷽】、大过【䷛】、咸【䷞】、恒【䷟】、井【䷯】、困【䷮】、谦【䷎】、豫【䷏】、蹇【䷦】、解【䷧】。

这十五卦一个共同的特点（相似处），都是阳爻坎陷于诸阴。

我发现，从《公孙丑上》第三章开始，至《公孙丑下》第十四章，正是对以上十五卦经文的演绎。兹列如下：其中有两个重点：在十五卦中，重点是师【䷆】、比【䷇】两卦，《公孙丑》以大量篇章对这两卦的卦辞、《彖传》、《象传》和“初六”爻辞及其《象传》进行了演绎，而其余十三卦则仅对“初六”爻辞及《象传》进行演绎。在十五卦经文中，重点演绎“初六”爻辞及其《象传》，除师【䷆】、比【䷇】两卦涉及卦辞、彖传外，其余十三卦只演绎“初六”爻辞及其《象传》。为什么十五卦都演绎“初六”爻辞及其《象传》呢？因为这里的“初六”爻实际是既济【䷾】的“六二”爻“丧其茀”（丧亡“初九”）后演变而来，这十五卦中的十五个“初六”爻就是“六二”在“丧其茀”后的十五种情形，《孟子》演绎这十五卦的目的也是为了考察“六二”在“丧其茀”后的全部情形（十五种）。

在通过《孟子·公孙丑》发现既济【䷾】在“妇丧其茀”后的十五个卦象后，我就断定既济【䷾】“初九”爻辞“曳其轮，濡其尾，无咎”中也必定存在类似解读。果然，在《孟子·梁惠王》的破译中，又发现了其对《周易》中另外十五卦经文的演绎。其中，《梁惠王下》第一至六章是对既济【䷾】“初九”爻辞“濡其尾，无咎”的演绎，涉及到震【䷲】随【䷐】、革【䷰】、屯【䷂】、丰【䷶】、明夷【䷣】等六卦；《梁惠王下》第七至十六章是

对既济【䷾】“初九”《象传》“义无咎也”的演绎,涉及到夬【䷪】、大壮【䷡】、泰【䷊】、临【䷒】、复【䷗】、归妹【䷵】、节【䷻】、需【䷄】、兑【䷹】等九卦。

《孟子·梁惠王》为什么要对这十五卦进行演绎呢?为什么必对其中的“初九”爻辞及《象传》进行演绎呢?这是因为这十五卦与既济【䷾】卦的相似之处在于:初爻为阳爻,第六爻为阴爻,因为这种相似性,因此可以说这十五卦都有既济【䷾】意象。《孟子·梁惠王》就是要考察“初九”在《周易》中的十五种不同的情形。通过《孟子·梁惠王》对十五个与既济【䷾】相似卦象的演绎,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既济【䷾】“初九”爻辞“濡其尾,无咎”及其《象传》“义无咎也”的理解。

在孟子看来,既济【䷾】“初九”的“濡其尾”中的“尾”就是“初九”;震【䷲】随【䷐】、革【䷰】、屯【䷂】、丰【䷶】、明夷【䷣】等六卦中的第二至六爻构成坎水意象(上下皆阴爻,中间夹有阳爻),这样,“初九”爻似乎被上边五爻构成的互坎之水“濡湿”,故谓之“濡其尾”。而夬【䷪】、大壮【䷡】、泰【䷊】、临【䷒】、复【䷗】、归妹【䷵】、节【䷻】、需【䷄】、兑【䷹】等九卦都有一阳来复,诸阳决爻阴的意象,故有“义无咎”之义。

《孟子》在《梁惠王》和《公孙丑》两篇为什么演绎这三十卦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公孙丑》演绎的“妇丧其茀”后的十五卦,包含了“阳(爻)在阴(爻)中”的十五种情形;《梁惠王》演绎的“濡其尾,无咎”及其《象传》“义无咎也”的十五卦,包含了“阳(爻)在阴(爻)下”的十五种情形,总的是考察乾阳的,因为既济【䷾】也就是乾之终极。由此我也可以推断,未济【䷿】一卦也应包含三十卦,这三十卦应该是总体考察坤阴的,应该有“阴在阳中”和“阴在阳下”两种情形。这样,既、未两卦就包含了六十卦,加上乾、坤和既、未本身两卦,正是《周易》之六十四卦。或言之,从《孟子》对既济【䷾】一卦含三十卦的理解看,《周易》中的六十卦(除去乾坤、既未四卦)可以按既济【䷾】、未济【䷿】两卦卦形,分两组做相似性、例比性的解读和考察。

五

完成了对《孟子》演绎既济【䷾】的破译后,我自己给自己提了两个问题:

1. 《孟子》衍既济【䷾】确信无疑吗?可以肯定地说,确信无疑。这

么长的篇幅，这么多的卦象，这么严密的逻辑，这么精密的演绎，牵强附会是不行的，自然而然合于《易》理也是不可能的，一定是精心衍《易》之作。而前人对《孟子》衍《易》也多有论及，只是离题太远，言不及义而已。

2. 《孟子》一书与既济【䷾】一卦关系的发现与破译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呢？

首先，《孟子》一书对既济【䷾】一卦的演绎，让我们发现了《周易》的大用。千百年来，《周易》之大用隐而无闻，而卜卦算命之术盛行于世，不亦怪哉？不亦哀哉？千百年来，先哲运用《周易》原理演绎出“四书”这般精美绝伦的文字，这般系统精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而我们竟日用而不知，不亦怪哉？不亦哀哉？古人云“大隐隐于市”，于今我是真信了！《周易》大用的发现，不仅揭露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秘密，一个谜底，而且可能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一个崭新的天地：可以形成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体系。如此，治国如在掌中（一卦之中）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可以通过既济【䷾】一卦对《孟子》一书进行准确的把握。所谓准确把握有三层意思：一是可以依据既济【䷾】经文对《孟子》二百六十章的主旨进行准确把握。我们可以把既济经文当作“谜底”、“公式”，当作“微言”后边的“大义”，可将各种版本的“题解”、“注释”、“评析”等一一衡量清楚，对《孟子》每一章获得一种“本质直观”。二是可以依据既济经文对《孟子》七篇的逻辑结构进行准确把握。学术界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哲学缺乏逻辑，缺乏严密完整的逻辑结构。从对《孟子》与既济的破译中我发现，《孟子》一书有着完整而严密的“逻辑结构”，这就是既济【䷾】六爻经文，《孟子》正是严格按照经文的逻辑而演绎成的一篇完整著作，所以朱熹反复赞叹“《孟子》文章妙不可言”，其“首尾照应，血脉贯通、语意反复、明白皎洁，无一闲字”，并断言《孟子》一书是一人所作，至少“一篇是一人所作”。三是可以依据既济【䷾】一卦把握《孟子》大义。既济【䷾】是乾【䷀】之终极（详见《儒学原理》），是“平天下”这一“条目”（概念）的“公式”，换言之，既济【䷾】就是“平天下”，是一个“外王卦”。由此推论，《孟子》一书，是儒学的一个“外王论”，是一部“平天下”的智慧书。既济【䷾】即太极，按金岳霖先生的解释，太极【䷾】是“势归于理”而“尽顺绝逆”。所谓“势归于理”，就是完全、绝对地符合理、达到理——这正是《孟子》一书的特点所在。这也是朱熹